

T1319 / 1225

8

弘道錄卷之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登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道平補案

夫婦之禮

禮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其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也合卺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夙興婦沐浴以俟比質明質見婦於舅姑婦執紼菜更長修以見贊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弘道錄卷之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夫婦之禮

禮記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其牢而食合巹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修以見贊

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錄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措夫婦之道莫有先焉故既曰君子重之又曰聖王重之然其微辭與義惓惓於一鴈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俱

有鴈贄所以敬慎重正不一而止而後世忽之一奠鴈親迎尚不能及則是未配而輕祖未交而薄婦懵於隨時倡和忽於再偶重匹苟簡至此又何禮之足云

書堯典釐降二女子媯汭嬪于虞

錄曰夫震一索而得陽而二陰乃能以貴下賤故婚媾而不喪七鬯堯將使舜出震以守宗社是以二女並妻而後世天子之禮定於九女者九陽數也如其義則堯之使女亦必有義矣

按堯舜俱大聖人人倫之始自宜率禮罔越若如史記世次所云同出軒轅之後至堯四世至舜八世而皇英乃軒

轅五世女舜果軒轅八世孫則是以高祖姑爲妻而堯以重孫爲壻賣禮亂常孰甚於此卽曰窮蟬而後降爲庶人與堯貴賤懸絕未知舜氏族所出然蟬身爲帝子舜上溯之僅止六世何至如此茫昧邪漢劉耽書呂梁碑序云虞舜祖于幕而不言出自黃帝國語柳下惠言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則窮蟬之前尙有幕去黃帝之世益遠其爲錯謬更自彰明總之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上此不可遐考不獨世次爲然也

易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錄曰帝乙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別宜莫先於嫡妾之分也而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蓋禮以質爲本婦以德爲重惟不德則徒以瑳玼展翟誇耀於人而淫慝妬忌曾莫之耻也故觀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則知商道之所以興觀席寵怙侈服美于人則知殷俗之所以亾宋太祖戒永寧公主勿衣貼繡鋪翠襦可以爲後世法矣

詩大雅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錄曰堯之釐降舜之徵庸也文之嘉止武之受命也於是爲之造舟爲之輿梁焉於以見其威儀氣象卓乎一代之制而遂秉天子之禮矣厥後魯哀公以一冕爲重而不知造舟之

引通金
卷之十三
三
爲光以千乘爲尊而不知覩天之難得此所以動夫子愀然
之對而卒無不顯之光也尙得謂秉禮之國哉

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
啾啾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
無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
父母

錄曰夫所謂之天妹者非以其崇高富貴而不可踰也正以
其已富而能勤已貴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
孝不衰於父母後世若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與葛之覃兮
者異矣若鼎鑑玉石金塊珠礫則與服之無斃者異矣若大

夫跋涉我心則憂則與言告師氏者異矣若齊子歸止其從
如雲則與歸寧父母者異矣此禮之所以不古若也

召南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
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
之孫

錄曰諸侯之女而曰百兩將之非誇也所以著文王身修家
齊之效也王姬之車而曰曷不肅雝非譽也所以見文王太
姒內治之化也夫冕而親迎反不能敬以將之者挾也阼以
著代反不能和以承之者戾也昏姻之道莫不善於有所挾
莫不祥於有所戾泰以陰順之德席崇高之勢而能卑以自

牧所謂肅也歸妹以少艾之姿屈於長男之下而能動以相說所謂雖也此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所由至今嘆美無斁也按二南皆美文王之化而何彼穠矣乃王姬下嫁諸侯之詩文王當日尙未稱王顯言王姬則非文王女可知詩註平正也謂武王女文王孫然繫之武王亦應入雅而不入風卽入風詩亦應入之齊風召南載此豈文王修齊之化延及後世尙未有艾如振振公姓振振公族之謂邪宋儒王栢常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什可謂善於言詩者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錄曰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迓皆百兩者蓋內子之職小君之分以上則嗣續妣祖以貴則敵體諸侯昏姻之禮備然後貞女至而內治成召南之詩以鵲巢爲首言君夫人者民所瞻仰不可不謹以是爲坊猶有翟芾以朝如衛莊姜而不見答者有大車檻檻如王大夫而不敢奔者其去鵲巢之風亦何遠哉

大雅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

盈門

錄曰愚觀親迎之禮乃齊魯之自壞非天下之不由也夫韓亦諸侯也而執禮周旋若是君子曰猶夫古也外此則俟我于著矣克耳以素矣凡以齊俗霸政之餘習也魯守禮之國而容紀履綸之來以大夫而逆君婦在紀不足責在我有可辭也以周公之裔而不若蹶父之子此夫子所深嘆也故曰詩亾然後春秋作

小雅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覲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錄曰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聖人所以貴男女之感者本以令德來教也世恣於色趨漸於長顏如舜華則思之旨蓄御冬則棄之是故德音莫違曾幾何哉綠兮絲兮則治之威儀棣棣則忽之是故我思古人曾若是哉聖人以關雎行於一家桃夭施於一國車牽達於天下使知以義合者惟以德成而高山景行又足以徹乎上下凡爲國者未有不求賢以自輔爲道者未有不求友以輔仁也此山澤之

至益咸亨之孔道虛受之微意景行之良心也孰謂燕爾新昏而徒爲歌舞笑傲乎

禮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壻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受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錄曰此天先乎地君先乎臣之禮也自天地別剛柔錯於是
有女惑男若褰裳之涉者有不親御若終風之暴者有不從
男若雄狐之綏者有私出疆若敝笱之從者有智不帥若車
中之薨者有自尊大若稱制之爲者有不親饋若西內之遷
者皆禮之大悖者也

按古者相見必用贄物而昏禮又得攝盛士可竟用大夫
之贄故詩詠士之歸妻曰雝雝鳴雁卽越等之禮非如後
世臆解或云取不再偶或云取順陰陽往來也觀儀禮士
昏禮自納采以至親迎賓皆用鴈可見鴈爲相見之贄而
非行聘之儀若行聘納幣純帛無過五兩每兩五尋止二

十丈納微用玄纁束帛儷皮禮止如是漢時昏禮有合歡鈴九子墨唐時納采有合驩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葦雙石綿絮長命縷乾漆九事卽詩東山篇九十其儀注言九其儀十其儀爲儀之多鵲巢百兩將迎則指送迎者之盛韓奕爛其盈門則指一娶九女姪娣從之而言歷考古禮並無珠玉錦繡如後之奢麗者也然曰昏不用樂昏禮不賀則古亦未必然易經陰陽咸感爲取女之卦非獨幽陰之義故關雎琴瑟鐘鼓車牽式歌且舞未嘗諱之左傳昭三年鄭子太叔如晉會少姜之葬謂梁丙曰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則春秋時已皆賀昏惟曾子問有娶婦家三

日不舉樂之文想或止於三日爾

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錄曰東萊呂氏曰成王以天子禮樂賜周公至隱公獨能疑數百載之非爲衆仲者盍申告之使天下再見周公之禮樂是魯有二周公也曰非也夫禮不妄說人不辭費是故天冠地履之分禮先樂後之文斷乎其不可移易也隱以庶長而奉宗廟考惠公配孟子者禮也乃徇人之好考妾之宮冠履倒矣所謂妄說人者也爲衆仲者宜申告以妾庶長幼之序

引通金
卷之三
二本耦嫡之非先名正言順而後禮樂可興也乃徇公之見
陳羽之數先後紊矣所謂辭費者也雖以是羽獻羣廟已紊
周公之制而無救於僭竊之非况責其末流之弊乎君臣上
下舉不知務宜乎有讒而不見有亂而不知也

按禮文舞用翟樹雉尾於竿執而舞之故曰羽舞天子用
八則每行八人合之爲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則每行六人
合之爲三十六人其下以是爲差魯侯國而用六羽宜也
但其祀文王已用八佾其後用之羣廟相沿已久莫覺其
非故書曰初者譏前之僭也禮廟祭一考一妣凡繼室以
子貴者別立廟祭之仲子之宮係繼室別宮又宜遞殺其

用六羽雖似謹循侯度然猶未得爲禮之正耳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饗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
拜曰大夫勤辱不怠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亾人先君猶有望
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錄曰胡氏曰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
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勝信其無妬忌之心程氏謂一女
子賢尙聞於諸侯况君子哉二說皆非經義蓋穆姜致女於
宋入而賦綠衣何其德也後宣淫於定伯占而遇隨又何慝
也詩云無非無儀以未亾人而勤大夫之辱有非議矣書曰
惟家之索以君饗臣而母出于房牝鷄晨矣旣而壞墮之逼

由此焉肇然則非以賢伯姬實以謹魯亂也聖人之意深哉
按古昏禮婦至之夕以贄見舅姑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
獻之禮如舅姑不逮或僅有姑存則俟廟見然後成婦禮
而祭不欲數親迎之際既已告廟而往若急於薦寢而匆
匆再竇備禮則傷於煩殺禮則昏事又屬重大故以三月
爲期因時祭以廟見廟見後女家遣人聘問致成婦之禮
謂之致女伯姬以二月歸宋夏月魯遣行父如宋致女蓋
國君夫人宜遣正卿也或疑合卺以後卽當同衾三月之
前豈伊異室而殆非也周禮婦與良人衾枕明設兩地不
然則必來先配後祖之譏矣何以爲夫婦乎

列女傳伯姬嫁於共公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
左右曰夫人少避火姬曰婦人之禮保傅不俱夜不下堂保母
至矣傳母未至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姬曰婦人之禮傳母不
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乎火而死

錄曰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夫子修經存而不削嘉之也時
共公已死夫人未亾人爾斷鼻旣非正中自經恐汗溝瀆傳
母不至可辭以禮矣死而得名復何憾哉

按春秋成九年伯姬歸于宋姬本成嫡母穆姜所出成公
妹宋共公夫人也成十五年而共公卒其子平公立至十
八年而魯成公卒越魯襄三十年而書宋災宋伯姬卒則

引通鑑 卷之十三
其姬之子在位且三十三年其姬已非少婦矣故左氏謂其女而不婦非謂老婦可以自恣亦謂國母而御婦妻何所不得而必待傅母後行邪不然敬姜於季康子爲從祖母且年已高與之言猶不踰閭仲尼許以知禮蓋謹於爲婦之防者嚴矣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夫人也好禮貞一公遊于瑯琊孟姬從馬奔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之姬使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曰妾聞妃后踰閭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阿保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且結組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

衛非所敢久居也二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然後乘而歸

錄曰孟姬可謂知禮者乎夫禮不可斯須去身也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而可受立車之載邪雖然孝公瑯琊之行夫人從之其省耕省斂乎抑從獸樂酒乎姬如審此必不待馬奔車碎野處倉皇而優游於門內之職可矣

按禮子生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自幼時而已嚴不同掩架不同巾櫛卽夫婦而亦謹故女子以不得已事出門必擁蔽其面此自然之理然而祭祀則君親致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而又令諸命婦從夫

人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鬯尊此時百執事咸駿奔走而東西交馳男女雜沓似與此禮相悖猶可解曰祭祀之事必夫婦親之以備內外之官所謂非祭非喪不相授器者也至於燕饗之禮夫人見賓交爵大夫之喪君夫人出弔士大夫妻入宮乳世子三年是不可已乎別嫌明微何說之矛盾也

齊莊公襲莒杞梁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遣使者弔之於路妻曰令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其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揮

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遂赴淄水而死

錄曰杞梁妻非華孟姬比也夫往役義也游觀非義也故伯兮之執爨與雄雉之貽阻皆非婦人所得爲也其崩城不爲異變俗不爲多者以皆內誠之所感也嗚呼從容執禮無敢自遂君子謂其貞而有禮信其然與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爲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錄曰敬姜之饗與穆姜之饗可同日語哉匹配生民之始重

引道錄 卷之十三
宗廟而謀於宗老所以合二姓之好也易曰閑有家悔亾其敬姜之謂夫是故言不及外朝智也室必及守龜信也饗不及宗臣禮也勞不忘所事義也言不忘舅姑仁也君子所以深善之哉

儀禮經傳魯師春姜曰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其妣謂曰夫人旣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吾夫士也二室亦宜且婦有七去妬正爲首吾妣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爲見棄之行可乎宋公聞之爲表其廬號曰禮宗

錄曰魯與宋皆秉禮之國也故若師若宗真可爲閨門之範宮闈之式後世禮教所由取則者古今女史中可多見乎小學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異日何以遺子

孫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錄曰冀缺之耨與龐公之耕有以異乎夫冀以名屈者也龐以身屈者也以身屈者退而無止以名屈者進而可伸此其所以異也夫呂甥之難誰則不聞然而未廣也射鈞之事可以法矣季一言而受上賞缺三晉而正卿位文公之權審乎漢書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及帝幸上林后與夫人從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而起盎因前進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旣立后夫人乃妾爾孰可與同坐陛下獨不見人巍乎上說乃召語夫人

賜盎金五十斤

錄曰愚觀漢之草創不獨朝廷之上君臣之間其宮闈之內亦多粗率此可類見非文帝之過乎寵愛有心耦嫡也特忘乎禮之不可耳此盎之卻坐所以全慎夫人者不已至哉

按漢谷永言女子三十容華驟改男子五十好色未衰故人主宮闈之內狎昵燕私縱少有偏暱人臣之義猶子之於親自有不敢指斥者孝文幸慎夫人至與皇后並席盎惟引卻之已耳不能使帝頓衰其寵亦猶高帝謂如意類我子房亦安之而已不能必帝之去戚夫人也假使果能令二帝必去二夫人縱不慮及後患亦豈人臣所敢出哉

蓋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問齊桓之六嬖四姬非知其不可而故爲緘默大體自應如是乃任情喜事之流至有形之章奏過爲排擊厥聲徧播輦轂間如前明移宮之事者此在布衣交且猶不堪而謂天子優容之乎卒使闔豎得間以逞其私亦楊左諸臣過激之耳若夫夤緣內寵希進其身又在議不論之列矣

東漢和熹鄧皇后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以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已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每會諸姬貴人相競飾麗簪珥光采袿裳鮮明后獨尙質深自抑損其衣色有與陰后同者卽解易若並時進見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問嘗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語帝知后深心曲體嘆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

錄曰貴人年止十六而一言動之有節一衣飾之有常蓋其得乎資性者居多非盡嫻乎禮教者也然能此則非但無慎夫人之失而馬后大練之風將行於上下矣豈非漢家禮法之宗乎

班昭爲曹世叔妻號大家博學高才作女訓七篇一卑弱二夫婦三敬慎四婦行五專心六曲從七和叔姊其畧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其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

典教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
畏懼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
整理正色端操以事夫主若此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
在身未之有也女有四行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德不必才明
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
必工巧過人也幽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
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盥浣
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
戲笑絜齊酒食以奉祭祀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德
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爾

錄日記禮之言陰陽剛柔之大義也女訓之言內外周旋之
曲折也故以爲門內之知禮者告焉或曰昭之時權歸女主
女訓之言不能格正而尙預外事豈敬慎之道婦順之德乎
蓋嘗觀之易矣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
大吉此之謂也是故兄王臣也反罍誤而被刑剛失位而不
中也妹妾婦也反得時而褒顯柔而得中也以先幽困而後
道顯揚小過亨也踵兄之成書利貞也作訓七篇俾諸女勗
勉不宜上宜下也然而后方以六五稱制在上乃能大善相
遇豈非所謂大吉哉彖傳之言若有爲而發也

梁鴻家貧尙節介鄉里慕其高多欲女之鴻絕不娶同縣孟氏

有女狀肥醜而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之具及嫁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喜曰此真吾妻也字之曰德曜後東出關至吳中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非凡夫也舍之家卒爲塋要離塚旁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錄曰夫馨折偃僂可施於王公大人而不能施於匹夫匹婦

揖讓進退可行於大廷廣衆而不能行於私居衽席蓋王公大人與夫大廷廣衆勉也匹夫匹婦與夫私居衽席忽也其勉者非心服也惟於幽獨之際而畧無怠肆之容此非心化其德安能如是哉旣非勢利矯揉之爲則其爲閨門伉儷之則較然無以易矣

按夫婦元以義合而人易以恩勝積漸恃愛每至蕩閑踰節陵制干預不可復以禮法檢束者多矣度其初詎意至此良由狎昵太過私心難抑浸潤之言易入熒惑之術偏工逞已任性挾持短長丈夫由愛生畏習焉不覺因婦德之無良而敗厥行誼何可勝道古人遇妻子若嚴君故婦

見夫必行長跪如糞缺梁鴻古風尙可想見也嗚呼缺與鴻一耕傭之夫耳其妻猶然敬之世之都卿相紆金紫馳榮其妻六珈象揅而遇其夫若奴隸爲之夫者惟恐彰聞致人譏訕或反曲爲文飾以彌縫其愆述其行事不曰舉案相莊則曰如賓之敬援貧賤之偶掩富貴之差而孰知古人視之不啻涕唾之污浼也邪臯伯通吳中大家他事未見有稱而獨賴廡下之傭附其名以不朽雖屬偶幸然亦自是具眼非世俗皮相所能望其肩背者也

晉書孫晷妻虞氏會稽虞喜從女晷居富春聞喜隱居慕其德乃聘其弟預女爲妻晷性至孝虞氏克相其舅姑起居佐舉食饌未嘗離左右容止未嘗傾倚端莊靜默相敬如賓習俗競事侈麗虞御絺葛不爲時世粧或訝之曰從吾所好也時人稱比梁鴻孟光云

錄曰孟光之舉案爲夫屈也晷妻之佐食爲親屈也爲夫者達乎禮爲親者出乎誠則謂虞之優於孟也亦宜

鄭衰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衰先娶孫氏曹當繼室事舅姑以至叔妹羣娣間咸盡禮節及衰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曹氏深懼盛滿每升進輒憂形於色平居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所獲祿秩必班散姻親務令周給初孫氏墓于黎陽及衰薨議者謂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曰孫元配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依於

是備吉凶導從之儀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嘆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

錄曰婦之性也傲凡失禮於前妻者傲故也婦之性也忌凡不顧其前子者忌故也惟傲與忌而休戚遂若路人若曹氏方懼其子之盛滿安得有是行哉

綱目貞觀十一年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爾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盥饋禮自後公主始行婦禮

錄曰珪嘗爲魏王泰師矣帝曰事珪如事我泰可拜公主獨可挾乎珪不能正泰之失而能成公主之美異乎房杜之壺則矣

按唐時帝女可稱者多如憲宗女岐陽漢陽宣宗女廣德皆動循禮法事舅姑相夫子克遵婦道可蓋高陽太平諸主之愆由其時選擇尙主必先門閥貴名德是以猶有好合之風不比漢制專取尊貴爲也漢武姊平陽公主寡而擇夫旣自嫌衛青舊爲吾家馬前奴而竟以廷臣尊貴無如大將軍者卒嫁之帝亦不爲動念青且漫無一辭設此時有兩公主又安得兩大將軍而並配之邪漢俗之薄不逮唐時遠矣然武帝於館陶所幸董偃稱爲主人翁於方

引道錄 卷之十三
士樂大亦以女配之其婿青又曷足怪哉

德宗建中六年始定公主見舅姑禮先是主下嫁舅姑拜之婦不答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于中堂諸父兄弟立受于東序如家人禮

錄曰自南平下嫁後公主已異前代之法然其意久而復失矧世俗承襲未易遽改今始定儀可謂善矣唐室世席女寵太平安樂紛紛覆轍至是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則雖欲不執禮何可得哉抑德宗始卻有司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及唐安之逝又罪公輔以其費甚微過朕求名何先後之不倫也豈其定禮之時國家多故造埵之日侈心復萌乎好禮不

終良有以耳

按夫婦三綱之一非可因貴而亢以賤而卑故何彼穠矣以肅雝爲王姬之美嬪于滂汭以二女觀刑于之化教始壺闈豈容倒置自漢制公主別立邸第令列侯就第奉事故名曰尚不得謁見舅姑通問而已則直以君臣之分臨之陰始乘陽男爲女屈舛謬甚矣王珪因時起義至德宗始定其禮然後人知尚主之榮衆著綱常之分不然重勢位蔑禮法一締昏王家而父母兄弟咸屈節焉不幾乞憐于室而驕人于市乎劉宋太宗疾諸妹驕妬僞令江敦作讓昏表以示宮中大畧極詆當時公主制勒其夫甚於僕

隸令掃轍息駕廢筵抽席交友離異兄弟疎濶第令受酒
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媾
以嚴尼媪相諂以急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敝
必責頭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召必以三晡爲期遣
必以日出爲度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夜步月而弄琴
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垂左右整刷以疑寵見
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爲
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發口所言有甚王憲傷理害義
難以具聞是以尙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一身通罹釁咎
伏願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若披請不申便當
刊膚剪髮投山竄海觀此則德宗茲舉所全不細可以中
主畧而不錄哉然宣宗時猶曰我怪士大夫不欲與吾家
爲昏姻是則此風尙有未盡易者甚矣勢分之可畏而習
俗之難返也

宋史哲宗孟皇后着州防禦使元之孫閤門祇候在之女元祐
七年宣仁太后諭宰執曰孟氏子年十六教以女儀能執婦禮
宜正位中宮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
是命尙書左僕射呂大防克奉迎使左丞蘇頌克發策使右丞
蘇轍克告期使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克納成使
吏部尙書王存克納吉使翰林學士梁燾克納采問各使俱攝

引道錄 卷之十三 三
太尉帝親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太后復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進后父爲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華原郡君

錄曰此有宋一代典禮獨冠百王超邁唐漢以淑女之好逑爲朝廷之正嫡且上有至仁之國母主之下命衆大臣相之肆今六禮之行何其鄭重邪曾未踰時一介小臣得以讒間至章惇主計於前郝隨釀禍於後帝雖知其壞德行而猶惑之豈真前日之重內助今日之崇外姦每與后相反邪君子觀其始之備禮寧料其中之寡恩中之寡恩又安知末之免禍乎哉成敗真不可以論人也

荆國大長公主幼不好弄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欲以觀其志主獨無所取真宗卽位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尙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亾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聞密出縑衣寶帶器幣助其爲壽遵勗每燕賓客主必親視饗膳及遵勗出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馳視之不待報而往從者裁五六人帝聞遽命內侍督諸縣邏兵以衛後居夫喪衰服未嘗去身服除不御華麗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

錄曰按宋朝家法仁宗以姪事姑主獨不能以婦事舅乎然則荆國之守禮帝固有以先之也以舅姑降爲兄弟行者三代以上未之前聞惟顧人所行何如耳

伊川集二程先公珦母夫人侯氏事舅姑孝謹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制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姑存視常均治家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凡公有所怒必爲之解惟諸子有過則不掩日子之所以不肖由母蔽其過而不知也子纔數歲行而或踣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而行寧至踣乎飲食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卽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與人爭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故二程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教使然也夫人雅好文而不爲辭章見有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錄曰伊川傳家人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之卦大要以威如爲吉又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常正之道世人以媒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斯言皆爲夫人設也故由前而觀則指婦賢母之令著由後而觀則壺範女則之懿彰此有關於世道不可以不錄者也

按嚴父慈母名雖專屬義實相兼蓋父母於子本同一愛乃愛之心同而愛之事異則以婦人性常偏護不特於少子獨子爲然也夫父職外事或不暇伺察其子之過而爲之母者煦嫗衣食宛轉膝前靜中閒日纖悉周知惟姑息之念難抑唯恐父加過督不憚委曲掩蓋詩書之子聰明

自詡本工文飾自師友賓客以逮僕從亦既諛言日至莫敢指斥其疵而又有中閨爲之主則其所底寧有極哉古來賢母如仇氏斷機敬姜訓勞休屠王闕氏之勤循法度宣文君宋氏之明習周禮子旣成名母亦不朽故母道必濟以嚴有過必告則子或知所警惕一發言一舉足皆若有嚴師之夏楚臨之於前而涵養習熟漸進賢哲不難矣
二程得爲大儒雖天資本優亦洵非無所自云

名臣錄辛次膺清修介特不邇聲色與夫人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慕晁友元司馬文正爲人以禮自防善別嫌疑僕妾以下不冠不見鄱陽守程邁遺果寘白金卻之崎嶇亂離貧

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上面諭卿廉聲著聞皆言閩中不受俸祿次膺奏臣爲貧而仕豈有辭祿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耳
太上曰使人人如卿何患不太平邪

錄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此語岳飛嘗言
太上亦旣知之特不能用若乃簡穆之起本自書生其動必以禮清操介立特其規範然耳未便以爲多也

弘道錄卷之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昆弟之禮

孟子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錄曰夫弟者第也出於天而自然有次序是故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一定而可紊乎彼有疾棄其長者或以權或以寵或以利大而有國之君小而有家之子一踰其分未有不敗亡者孟子以不能不爲發之與長者折枝同意皆所以開

人心自然之天拯後世蔑禮之弊也

詩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嘆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錄曰鹿鳴四牡皇華之後而繼以常棣者以周召王室之所仰人心之所賴也聖人不以變廢常不以義勝恩不以一時之所遇而易萬世之所重其公而愛之心皎然青天白日不

可掩也條然雨露霜雪無非教也是故和樂且孺者父母且不可間矧他人乎和樂且湛者妻孥尚不可先矧外物乎所以雖遭流言之變管蔡之辜曾不若後世遂廢懿親之重不信兄弟之親者也今去周公之世數千百年爲之歌常棣莫不因心發見孰謂當其肆筵授几有不感動者哉蓋不待垂涕而越人已無不化矣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有頍者弁實彼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類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錄曰愚觀此詩一篇之中而三緯具備真足感人無窮也夫
鵲鴿小物也而飛鳴行搖曾是親切而有味乎薦蘿小草也
而纏綿依附曾是固結而可解乎蓋由聖人因心體物遇兄
弟之急難則不暇束髮彼有秦越相視者則鵲鴿乎何有於
兄弟之相依則心誠求之彼有教猱升木者則薦蘿又可比
哉此學詩之大義爲禮之大本不可不察也

大雅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
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
洗爵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嘏敦弓既堅
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
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
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錄曰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者其知禮之至乎夫禮不妄說
人不辭費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周家世德忠厚內親九族
外事黃耇皆由於自然不事勉強豈妄說人乎筵几雖陳不
爲過設侍御雖多不爲過勞飲食雖盛不爲過腆豈辭費乎
獻酬而後禮交禮交而後樂備樂備而後射以觀德豈踰節
乎揖讓而升下而飲以賢而序賓以爭而君子豈侵侮乎養

耆老以相引翼介景福而饗壽祺邦家有光君臣胥慶豈好狎乎有此數者故曰知禮之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亂其亂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錄曰鳧鷖既醉至今頌太平者必以首稱何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道之所包者廣故曰昭明有融德之所具者

身故曰威儀錫類仁之所聚者順故曰景命天祿義之所和者利故曰祚亂孫子是數者人情之至願君德之至純然必和氣周旋而人心歡悅故其答行葦必首曰醉酒飽德可以見王者之高致父兄之盛節萬世之下固不能外此以爲頌禱也嗚呼至是而周家八百年之基固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深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臚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

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錄曰鄭氏疏云謂之公尸者天子以卿言諸侯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祭則爲尸故云公尸然則非周召畢榮之徒不能任也此時上有守成之君下有弼直之臣以已則齊明盛服以人則肅雝秉德以儀則至治馨香以物則玉帛交錯公尸安則神明無不安公尸宜則神明無不宜是以洋洋然而愛樂熏熏然而和悅皆太平之效至治之休也不然酒清殺馨夫誰不有而何獨稱鳧鷖旣醉乎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于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錄曰東萊呂氏言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愚謂泰之時所憂者不但怠荒已也其所最憂者作聰明而亂舊章以辯言而亂舊政拂其耆長而任新進棄其芻蕘而召寵利皆足爲顯顯令德之累秩秩德音之蠹也是詩一則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二則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夫能由舊章則有典則之可依成憲之可度由羣匹則有老成之可任孝德之可憑如是而民人不宜天祿不永紀綱不垂

於當時令名不傳於後代吾未之信也公尸答鳧鷖而爲此言信非周召畢榮之徒而能若是哉

按上數章皆燕兄弟之樂歌似盛舉其酒食之豐旨以爲誇美是豈但以酒食重哉夫兄弟之情以同其好惡爲尚若徒徵逐酒食雖在朋友風斯爲下然禮始諸飲食人常聚首則意淡洽而情得通非有物以盡其歡又何能伸其心之欵曲乎考禮大傳有合族以食之文凡世祿之家以服世遞降一等如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三之小功再之總麻則一年一舉若族繁居散或不得以時赴則當其來時特爲一會合近居五服之族聚於一筵辨昭穆致親密

皆所以審源流而邇舊德不使一本之誼淪於行路也今諷諸詩至情天性有藹然餘於樽筯之外者固知不徒以酒食爲重而亦非酒無以合歡也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有事于太廟躋僖公

錄曰愚觀春秋之世其悖亂僭差各有所自其始也莊公可禘則哀姜亦可致也哀姜可致則僖公亦可躋也是以古先聖王慎而重之防於其始蓋失禮之初其心亦有所不安迨其一試遂成已事則或援古以自文或因前而愈侈將循爲固然不復覺其爲非矣後世僭竊之事大都積漸所致原其始意寧敢遽出於此哉

按國語云工史書世謂書世代之次第若今之宗圖以子繼父以姪繼叔伯倫序一定不可越也又云宗祝書昭穆則以廟之次序言之閔公爲弟而立先僖公本兄而立後則以入廟之先後爲序祖禰一定亦不可越也故周懿王姪也孝王叔也以孝而嗣懿則姪先而叔繼平王祖也桓王孫也以桓而嗣平則平舍其子而桓闕其父廟之昭穆不以名稱而有闕入有退遜也故世次通於上下而廟次則惟君國所有天子當陽伯父叔父皆退就臣列稽首惟命疇敢以家庭私誼相抗乎今僖實臣閔後乃嗣閔閔先入廟僖以之爲禰而奉祭之且二十三年可一旦躋

而越之邪宗有司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則宗有司明明以僖爲子閔爲父公羊明明以僖爲文之禰閔爲文之祖矣以久安之昭穆驟易其主而先後之非非禮而何

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戎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

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曰非禮也勿籍

錄曰晉侯之使鞏朔鞏朔之爲齊捷獻利也王之使單襄單襄之爲晉侯命義也伐齊貪利故責晉以義王之不見莊伯有由然矣又何以宴而私賄爲哉以爲若孩提焉本欲其正而投之以果核未可知也以爲若戲術焉本與之嬉而加之以顏色亦未可知也是時單襄公在廷王孫滿在位定雖欲如兒戲其如二臣何哉雖然王孫蘇之復難劉康公之徼戎定之本心亡矣欲不如兒戲不可得也

按郤克徵會齊旣使大夫來聽命矣是則可以玉帛相見焉知魯衛之怨不從此釋乃以蕭同叔子一笑之忿君爲臣報遂致卷楚之盟不許與來會之大夫皆被執畀郤克政以逞其志則必於興兵構怨而遏其改悔之路者晉也豈惟不諫誨哉然定王之意不獨在此以晉旣主夏盟必先尊周懲楚邲戰旣已不競圍宋復不能救而鞏之役不過私相搜伐故首言不式王命繼言王命伐之二十五言之中王字八見倘晉能移鞏之戰以勝楚假勝楚之威以尊王則霸業豈不於文有光王室實嘉賴之矣定雖徒擁

引通鑑
卷之四
虛名猶能正詞折下使霸主不敢違強臣不能辨怙然服義而去苟能卽此充之王命豈復有所壅邪 又按蕭同叔子蕭國名同叔蕭君字子者蕭君女卽齊侯母也公羊註蕭同國名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穿鑿甚矣

漢書光武以東海王疆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虞之懸擬於乘輿疆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疆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疆都魯宮室禮樂事事殊異永平元年王病明帝遣中常侍將太醫視疾又詔沛濟南淮陽王詣魯絡繹不絕及薨上悲

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帝追惟王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曰王恭儉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錄曰損之初九曰已事遄往無咎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王以冢器當陽帝以次嫡易位猶損賴初之益者也旣讓於尊尤能損已而不自以爲功帝復居尊得正追惟王執謙約務從儉損深得虛中善應與唐世稱讓皇帝者不可同日語也此其大善之吉蔑以加矣

肅宗尊禮東平王蒼踰於前代建初七年來朝特賜裝錢千五

百萬以王冒涉寒露遣賜貂裘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器物無不克備下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不名蒼旣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謝帝益加褒貴及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帛以億萬計

錄曰范曄論曰孔子稱貧而樂富而好禮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眩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爲嘆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固憲王之志哉

按肅宗優禮諸王出於至誠東平王蒼以受恩過禮上疏辭謝亦非僞爲謙退也親親之道爲天下國家之大經未有薄於所厚而可以仁民愛物者非直建侯樹屏僅作維城藩翰計也後世人主猜忌疎遠骨肉至有願得速死以全首領爲幸忍心戕理莫此爲甚然藩王亦往往有恃恩驕縱或過望非分以致上不能堪不得已而不保令終說者謂待之踰節適以積漸養成然鄭莊之與京城與漢文之賜几杖其所由來實自不同唯上下交盡其道而已使人主能如肅宗之情文兼備諸王能如東平之遇恩加敬

有不終始善全者乎不然以漢文之賢猶不免尺布斗粟之憾何況宋太宗之於光美德昭諸人也

魏書楊播家世純厚敦義讓昆季相事如父子椿津恭謙旦則聚廳堂終日相對有美味不集不食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年過六十並登台鼎嘗旦暮參問椿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子姪羅列階下不命之坐不敢坐每出或日斜不至不敢先飯食則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津守四州椿在京每四時嘉味輒因使附致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人總服同爨庭無間言

錄曰史稱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恭德慎行爲世師範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盖有憑也及叛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罹斯禍何報施之反哉古之人所以不恃其遺慶而果於遺安者非無意也以播之家世當元魏盛時行義致身奉公結主誰曰不宜至孝文而後君日以冲政日以廢女主擅權賊臣竊柄四海囂然魏已不國矣播於斯時儵然遠覽覺積慶之不足憑而遺危之有可痛並辭台鼎之貴若漢之廣受誰能奪之迨至爾朱氏興扇毒萬類盖已不可免矣故椿津之禍不獨慘於世隆誣構之時而大著於元顯入洛之日不獨危於節閔詔下之後而並肇於孝莊侍中之前然則

恭德慎行徒貽楷範之名而席權世寵深爲明哲之戒乎
博陵崔挺三世同居門有禮讓與弟振推讓田宅怡然不釋子
孝芬孝暉孝演孝直孝政兄弟友厚孝演孝政先亡芬等哭泣
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暉等奉芬盡恭順之禮坐
食進退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叅顏色一錢尺帛不入
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叔振旣亡
奉叔母李若所生日夕溫清出入啟覲家無巨細一以諮決每
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庫四時分賚李自裁
之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

錄曰楊播之敦讓然而不有其家者以其世席權寵也崔挺
之慈厚然而卒保其宗者以其世乏津要也故曰可畏不可
恃也君子何幸而遇盛世士大夫有禮則風操高亮重於朝
野又何忠諒弼直之不足賴哉觀者各適其當而已

隋書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然
其兄通嘆曰賢哉凝也御家以四教文行忠信正家以四禮冠
昏喪祭非禮不動始終身焉聖人之書必備及車服禮器不假
垣屋什物必堅朴曰毋苟費也門巷菓木必方列曰毋苟亂也
與人不受遺非其力不食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唐
貞觀初太宗精修治具房杜魏王之徒播厥師施文中子之制
作將以大行凝嘆曰大哉兄之述乎以言乎皇綱帝道則明矣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而不利焉

錄曰疑之所見其達於通之所擬乎何以知其然也夫龍門顯矣太平十二策之獻未能盡如吾意則不若守禮終身之爲高續經賢矣致治不世出之主未能悉用吾言則不若述而藏之之爲得此其所以房杜諸門人並尊而不足一長孫太尉尼之而有餘固不若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與無往不利之爲達也

唐史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爲唐秦伯常名不足以處之諡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璿表述先志固辭不許

錄曰陸贄有言道合天謂之皇德配地謂之帝皆至尊之殊號千古之極稱不可以虛拘矧可以飾讓乎帝廣因心之愛禁中拜跪如家人禮此天叙天秩之不可紊由之可也至以遜位之私情而輕無上之大號受之者皇懼而不安加之者悖理而自損非所以爲重實所以爲褻豈可爲後世法邪

宋史李柬之肅之承之及之皆丞相廸子承之生而孤肅之鞠育誨導至成人相繼官侍從當遷龍圖直學士懇辭乞以授兄曰臣少鞠於兄且其爲待制十稔矣帝曰卿兄弟禮愛足厲風

俗肅之亦當遷也卽並命焉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稱職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英宗卽位富弼薦東之學行帝勞之曰卿通識耆儒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兼東宮侍讀神宗登祚東之卽日請老特賜對延和命坐仍置宴資善堂令講讀官賦詩勸勞子孝基亦位宮僚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宮凡就閑十年與父同謝事年纔五十士大夫稱美以比漢廷二疏弟孝達進對神宗問起居狀並嘆爲度越常人

錄曰胡明仲以二疏之去知儲君之不足恃未可以爲然也至東之父子則誠然矣神宗徇意自好甫臨大政卽納安石之說恣變亂之謀而通曉國典之君子寧無措意乎哉厥後

孝壽孝偁同一昆季未免爲章惇起獄京卞任權有媿於禮愛多矣此帝所以嘆其度越常人也

呂大防兄大忠弟大鈞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一本於古關中言禮者推之嘗爲鄉約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謝良佐教授秦州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不敢不肅大鈞居諫議憂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乎禮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於習俗大臨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綴集三代遺文舊制令可施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富弼致政於家好佛氏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

於鄉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振起頽俗在公之力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獨善其身之所爲豈以望公哉弼深謝之

錄曰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藍田之社約至今猶在然根本所繫必先家庭其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立身行己先不薄也而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可推此心而舉苟於帷薄之間行有所虧則凡鄉閭之內言皆罔信雖欲正五尺之童且猶不得何況堂堂元宰乎抑關中之俗自周以來號爲邃古而橫渠之教頗亦有聞呂氏數公殆門牆之巨擘也其於

禮學乎何有

按佛教之來原乘吾道間隙而入先王之世無怨女曠夫鰥寡孤獨廢疾各有所養人亦何苦而離父母捐家室以從緇剃且禮教修明倫常共著鑿井耕田無慕無外人知不善可耻爲善最樂亦不求福田利益而始勸慮因果惡報而後戒也自井田廢壞詩書燔燒食客四興游惰無罰舉凡教養仁政蕩焉無復一存漢以雜霸承之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後雖有諸儒稍稍起而講求終不能大闡其法施之於事於是有無田可耕之農無貲經營無術謀生之子則不得不爲乞士之行有無功而安享富貴力善

而妄被刑戮則不得不委託於宿世之造正如芥必爲珀
吸鍼必爲磁引胥天下之人無不溺於其說勢之自然者
也然其初來不過一主清靜爲無爲可以久視之論獨善
其身與吾儒判然本不相礙其後曲揣人心積漸增變於
是冥頑不逞之徒借此惑世網利倡爲延生禳災祈嗣邀
福求科名遷祿位於俗情欲惡趨避之端無微不入有能
不炫其說而出乎其外者哉明道先生至禪寺見僧方飯
趨進揖遜其儀甚美歎曰三代之禮盡在是矣夫至明道
先生猶然歎其科儀之肅則自古名臣傑士雖極天下之
聰明才智大約皆不免酷嗜其教轉相崇奉者富鄭公好

之又何足異乎尤可慨者釋氏經典諷誦皮藏極其莊嚴
而吾儒於六經縱橫塵垢畧無護惜且先聖祠宇尊經高
閣每郡縣止一所而破缺頽敗觀望推諉寧布金佛舍而
不肯破一文於黌宮比比而是此皆吾儒自壞之於彼何
尤焉且夫神者人也必秉人之靈爽而始神也彼佛亦然
生而之死如寤而之夢夢時所見必其晝所常言而注想
者幽冥囚獄世旣習聞而信其事則蕉鹿芻狗烏知不可
結而成境輪迴之說卽如牛哀化虎林甫變牛之類蓋心
乎人則仍爲人心乎獸則入於獸譬之草木焉巨者不能
使之細仆者不能使之植也譬之流水焉清者不能強之

汚下者不能強之上也其所以勵善坊惡於末世人心殊有裨益第惡其以日用爲糠粃天倫爲塵緣禮法爲土苴惑世滋大不可爲訓爾夫在上者苟能正本清源使人人回心而嚮道則如日中天陰教自然衰息若不修舉先王仁政而徒以口舌爭卽有和叔百輩烏能家喻戶曉於以回積錮而振頹俗哉

弘道錄卷之十四終

弘道錄卷之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朋友之禮

孟子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錄曰天地之氣起於子交會於午帝王之運出乎震相見乎離堯之興也以火德得天地之中數舜之興也以土德得天地之中氣是迺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安在其論匹夫天子哉蓋雖同德齊聖實天運氣數使然後世安敢

弘道錄 卷之二十五
一
希其萬一邪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錄曰按禮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
禮周人備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
達於諸侯於是二老幡然來歸而文王之化已不啻蹶然興
矣及武王伐紂而二老致用判然不同何也孔子曰君子或
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故鷹揚之發援之
以道也采薇之食存之以義也蓋太公以天下為已任伯夷

以君臣為已責然皆有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
二老跡雖迥異實則同歸何必岐二視之哉

按二老避居乃孟子以其後歸周而先言避紂耳其實太
公原係東海上人伯夷孤竹君世子國在今永平府即北
海人也但傳言太公屠牛朝歌賣漿棘津垂釣磻溪朝歌
紂都今大名府濬縣有朝歌城淇水經其旁磻溪在汲縣
古總屬衛地而棘津亦在今真定府棗強與大名近或太
公先居紂都後避地東海故博物記注琅邪海曲縣呂望
所出今有東呂鄉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又以為
汲縣人也至伯夷遜國自當遠去未必逗遛近郊及其老

而歸周邛馬之後乃隱首陽史記正義謂首陽山凡五所而水經注云河北縣雷首山則在今蒲州十三州志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則在今偃師縣要之終身不返舊國若仍居北海中弟能無因心之愛哉

禮記周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必先齋矣王齋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錄曰武王既尊太公爲師又號尚父事之可謂至矣而其禮王東面尚父西面宛然師友之義不獨堯舜爲然也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敬勝怠則夙夜祇懼罔敢不迪故吉也怠者慢易放肆之萌也怠勝敬則狎侮五行厭棄三正故滅也義者裁度制事之本也義勝欲則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故從也欲者人心危殆之端也欲勝義則沉湎冒色恣行無度故凶也此三皇五帝傳之乎上古載之乎丹書而止曰黃帝顓頊者乃錯舉以見義宜其端冕致齋而後得聞也

詩小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錄曰詩云鳥鳴嚶嚶而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可見非困

窮之比寂寞之辭猶之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皆所以取喻
朝廷之上者也然又安得而神聽之哉古人動必稱神明以
見無人已私意於其間若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而此君子者仁義以爲儷道德以爲隣心志之
相許建諸天地也同心協力以康王室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肝膽之相照質諸鬼神也一言以出天下同其利一行以立
萬民共其休而至和之澤傳於無窮太平之基垂於永久此
朋友之論關乎世道最切豈但爾汝之間聲諾相聞已邪

伐木許許醜酒有萸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於粢灑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錄曰夫子言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古人敦篤之行每
如此安有人之不我顧者哉故又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極
盡在我無遺而已矣

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膾鯉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錄曰吉甫尊爲元帥親爲世臣且懋建北伐之功當必有奇
謀秘計之士入則叅謀出則副乘此將相之事也乃獨歸之
張仲何哉蓋孝友者六行之首八刑之先國之命官以此保

引道錄 卷之十五
民家之立法以此艾後故君牙之有政卽張仲之令猷而吉甫之交驩乃詩人之樂道嗚呼以飲御而進賢則無驕恣放縱之意以魚鼈而爲禮安在窮奢極欲之非一燕而三美併焉謂之多社不亦宜乎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旣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旣設舉疇逸逸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旣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旣醉止威儀怩怩是曰旣醉不知其秩賓旣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旣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僴僴

旣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錄曰序以此爲飲酒悔過而作以愚觀衛武公史之所載與詩之所陳截然不同豈其旣失而後改者與君子曰秦之穆公聖人所深許也然則歌賓筵之詩而不知自反者真斯人之不若矣

按此詩旣云武公悔過而作則宜列之衛風與淇澳相次而乃入於小雅雖曰體製本殊然亦未必非無意也序謂

引道金
幽王沉湎於酒公故不敢斥言乃以微文譎諫自警爲託
昔人推楚茨大田瞻洛裳華諸詩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什
自非無本抑戒一篇並可類識矣夫酒以合歡禮也今人
延客飲蠲吉書刺稱名肅拜屆期復以刺速客其未至則
又使人邀諸塗旣至揖讓升階已而就席序少長別尊卑
謙謹備至莊莊乎君子也無何酒未數巡監史交訶少年
馳騁之徒出其豪興雜沓喧呼而搢紳先生遠慕稽阮任
誕反相效尤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作達甚至遺冠墜舄踉
蹌而出有不止如詩之所云僂僂忸忸者則以敬始而以
褻終之賓主交失此何禮哉且夫沉湎之弊十愆百悔固
非一端武王誥誡沫土諄諄反復特爲一篇此在有國者
猶以爲禍釀而况其下焉者乎武公是詩其深有繹於八
誥之旨聖人所以列之於雅與

論語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錄曰愚聞諸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然而反稱其善
何邪蓋夫子之交也道義而已矣故惟主敬而能久後世之
交也勢利而已矣故一於趨附以求知然則夫子豈肯以不
知我而掩其善邪

按敬者肆之反自恃親密而禮貌粗疎言語直戇則人將
疑惡而遠之矣然敬本嚴肅之義若徒欵曲狎昵託爲肺

腑之交拂鬚效噓卑賤不辭始雖見爲可親後未有不鄙而棄之故合者離之漸密者疎之招人之相凌必起於相狎所以上交期不諂下交期不瀆同儕則同寅協恭皆必以敬爲主主之以敬則可常可暫慎終如始有何不可久邪晏子當日無論季札叔向氣誼相投卽崔慶之暴能加君父而不敢施於民望者惟敬以格之此道得也夫子表而出之直爲萬世交友法豈獨美晏子哉若夫脫驂石父此其一節自非相臣之體想齊時元有贖刑故雖非其罪而不爲之白爾史遷作傳願爲執鞭詎志出御妻下特激於漢法腐刑可贖而悠悠舉世無一人能爲晏子者故云然也數百載下猶繫人思况躬挹其風者乎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出孔子曰使乎使乎

錄曰按夫子之友衛有伯玉齊有晏嬰鄭有子產皆得位得國者也其使人於孔子不曰通交際達命令乃惟以寡過爲言可見古人道義切磋雖一介之使未嘗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伯玉之篤行慎德垂老不倦人不間於其使者之言矣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
以有挾也

錄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資其勢者也一富一貧乃見交

引道金 卷之十五
情此利其有者也故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夫是而可謂之友乎此義不明而後富者日驕貧者日諂勢利益盛道義益微孟子發爲是論所以立輔仁之範闢諛佞之門也

按達者而友貧士如李膺於郭林宗陳蕃於徐孺子韓愈於孟東野歐陽修於梅聖俞李及於林君復馬祖常於陳衆仲但以道誼相高不爲名位所束形骸物外彼我兩忘此不爲屈尊彼不爲傲物並無有富貴之念在其意中也後世賓主經過專序官資崇庠崇者囂囂卑者唯唯沿至逢掖亦將以勢分臨之而且士風日下方以得見爲榮得近爲幸卑躬屈節徒爲容接者所厭薄而不自知且曰不

待其招而往宜其見輕則退之三及宰相之門明復汲汲文正之謁豈皆不得爲賢士乎而豈其然乎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

錄曰晉平之爲君也錮欒盈囚叔向耽淫蠱之疾作虎祈之宮惑以喪志無能爲者然當周道衰伐木廢而公尚能崇彼抑此卽其容貌恭遜之間進退疾徐之際周旋執禮儼然猶存君子亦不以人廢之也

史記燕昭王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

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乎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馬死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哉昭王乃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由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

錄曰太史公謂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子罕言利嘗防其源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彼涓人馬骨之說不過以利動之耳是時仁義之禍棘矣利欲之害熾矣燕昭樂毅權招術致誠意罔聞其君臣之不終端可見矣蓋其始也出乎彼入乎此故其終也出乎爾反乎爾此豈一隗一辛所能知乎嗚呼後世尚有自比之者其所見何小哉

按自古用賢必有實心若徒優詔褒答崇飾虛文而言不見聽計不見從名雖爲用其實棄之商書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人君欲治天下而垂榮名必以好賢下士爲首務然漢武蒲輪迎申公而舍諸魯邸方正舉仲舒而置諸江都甚有知其忠而不能用用其言而旋更之總無實心耳唐張嘉貞謂明皇曰昔馬周起徒步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歿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若

不以臣爲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從來有志之士遭會明
良真千載一遇乃因循進退不得及用其鋒徒作事後之
追思而有生不同時之感亦何及也是以任賢勿貳進人
無疑察之於前委之於繼毋徒葺檻旌直惜裾違諫毋至
伐遠無功而憶魏徵幸蜀返駕而祭九齡未得若饑渴已
得若魚水專其任盡其長如秦苻堅於王猛漢昭烈於孔
明乃實用之爾

通鑑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
方賢士多歸之

錄曰古之王者尚必有師子夏聖門高弟未足爲辱若田子
方段干木則吾不知也雖然以一僭竊之後而能知此亦足
多矣再傳至瑩厚幣招賢而孟軻亦至區區梁國之小而能
致大賢之再駕爲國者可不以禮乎惜其矯名干寵富貴驕
人有禮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無惑乎終於僭竊而已

漢書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孔甲遂爲涉博
士卒與俱死夫涉起匹夫毆謫戍以立號不滿歲而亡然而搢
紳先生往焉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發憤於陳王也漢高皇誅
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
人之遺化哉至孝武時公孫弘起徒步數年位宰相封侯於是
卽丞相府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

引道錄 卷之十五
慶公孫賀劉屈氂繼之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賀與
屈氂壞以爲馬廐奴婢室焉

錄曰吾儒於天地間大之則繼往聖開來學次之亦崇教化
興太平此禮不可一日廢也區區陳涉尚能知之惜大漢之
興不能崇重致使賈董之徒不獲張施其間徒使公孫弘掠
美於後史故歷數之不勝興慨其有關於世道者深矣

漢初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
避入商雒深山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後惠帝爲太子卑辭束帛
致禮安車迎致之旣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其後谷口有
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以禮聘子真不詘而

終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有邪惡非
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過半矣
楊雄少從遊學數爲在位顯者稱道其德適杜陵李疆爲益州
牧喜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
可得詘也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嘆曰楊子雲誠知人

錄曰漢承秦後始以焚書坑儒終以輕士謾罵幾於無士無
友矣有太子者出一卑詞求之而峨冠博帶彬彬都雅復見
漢廷可見友道之不終絕與厥後子真君平流風餘韻被於
當時古不云乎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其諸若人之
謂與

按高帝欲易儲嗣亦爲社稷大計不得以溺於牀第一語蔽之蓋孝惠仁柔當呂后肆虐便束手無他不有平勃漢卽未亡寧不至大擾亂邪如意類我必有不同但如意與呂勢不兩存世無立子而殺母如漢武元魏之理帝故再四躊躇亦知不可及用周昌爲趙相此時國本已斷然不搖矣留侯納約自牖一招致四老拱立青宮之前頓使戚姬失恃相對飲泣卒之趙王醜人彘支解而向之所謂四皓者杳然不知其安在故論者謂子房所召特其賡者然當秦坑儒之後以故新城三老魯兩生並韜名深晦一旦乘時偶出獨往獨來惟我屈伸未始不可子房招之亦未

必非真爾論者又謂太子未奉君命何敢私致賓客又云旣在東宮帝豈不知則因漢時猶襲戰國四豪餘氣陳豨尚致賓客千餘何況太子太子與君兩宮間隔豈能訶察其詳唐太宗除建成明皇靖韋亂如此大事皆事後始知深宮廣廈自難洞見隔垣也善乎胡氏之論日子房不隨人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當其可故成功易而樹績偉深得春秋嘉許首止之義豈不過於諸臣之強諫者哉

曹參爲齊相時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諸長老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膠西有蓋公使人厚幣請之旣見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因推此類而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

蓋公焉盡用其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稱賢相

錄曰參欲安集百姓而召問諸長老先生不但相齊以相天下可也此以見漢代名臣尚然能自得師不皆好臣其所教豈不賢於後世哉

衛青爲大將軍諸侯皆屬焉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錄曰汲黯不拜衛青所恃者何邪蓋人有欲則不剛凡所以屈已卑奉者欲也黯惟至剛故面折而不爲過犯義而不爲

辱君且直之而况於臣乎或曰黯嘗願出入禁闈豈其無欲哉夫質直好義者達也色取行違者聞也黯之行達矣其在內也奚以重其在外也奚以輕

按古者文武出於一途自太公以來尹吉甫方叔召虎皆以卿才出將春秋諸國亦然故郤穀說禮樂而敦詩書可爲元帥後世文武截然分道往往因時重輕此詆爲老兵彼斥爲毛錐各不相下甚至衡決事機者多矣青起奴隸而能識大體敬禮汲黯比之絳灌排擯賈生豈不大相逕庭邪夫貴而不驕高而能下自古賢之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今人非不知謙爲美德乃欲盡抑其虛僞之氣名

臣儒者猶難之矧此不學無術者乎唐時金吾將軍張萬福聞陽城伏闕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由是名震一時向無此舉卽將軍位尊千載後又誰知有張萬福其人哉

馬援與公孫述舊同里閭相交善後述稱帝成都隗囂使援往觀述盛陳陛衛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僚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蹕警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及援奉書雒陽光武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

臣今臣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爾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矣

錄曰帝之簡易不當如是邪夫王僚重鎧專諸刺行秦法斷兵荆軻七見固不在簡與不簡之間也然則帝豈故爲是哉聲音笑貌可施於庸碌之人開誠布公自結於豪傑之士援之觀聽一見決矣惜乎說客之言非知援者蓋援之擇主已自傾心專力東方乃其素願初非反覆傾詐之徒也使其君可事則雖堂陛介然不害其委質使其君有難事則雖握手歡然不見其可親卒之滅囂破述不越範圍然則援非說客

弘道錄 卷之十一
廼上客爾其於慙諂乎何有

明帝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冠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饗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錄曰光武建立辟雍未及臨饗至是明帝親幸始行其禮今觀威儀文物之盛登降揖遜之周三代以後鮮此曠典帝可謂善繼善述者矣惜乎特備於王公貴人公卿外戚而鮮及於天下是以詔令未伸庠序未設期門羽林之士橋門冠帶之人不過侈觀聽之美其於人倫孝弟無所關預而教化亦止於如斯而已

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位猶尊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醫相望於道及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

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

錄曰夫邪正不並立儒釋不同行有天地然後有儒帝知崇儒養老而又好事佛何也曰此葉公之通患也夫儒之貴不在於章句猶龍之靈不在於爪牙以二帝三王之所務而求之三老五更之所稽猶以神靈變化之設施而望於蛇蠃蟻蜴之蠢動也雖然豈惟儒哉佛以空虛寂滅卽心見性自然慧覺安在其四十二章之傳乎然則沙門之所精亦桓榮之所稽者而儒與佛胥失之矣

按古禮太子入學與國人齒所以教之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人自幼時便習禮讓明人倫日聞正言親正人自然德性純熟施之於友必能屈己虛心常若不及然惟尊師然後師嚴師嚴然後教成師道不尊而望承其教無異却行求前爾近見士庶家師弟類以貴賤高下而不問德業爲之師者亦皆俛仰隨時不敢以師道自處微時則同硯席之雅一至位分懸殊淵源之誼漸成疎濶是則庶人有師而卿大夫將無師師尚如此何論於友漢明之於桓榮始終不替其禮不以天子尊貴少加師傅則天資高明而事暗合古也

崔駟博學有偉才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常以典籍爲業

未遑仕進元和中肅宗修古禮巡狩方嶽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自見駟頌後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駟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錄曰愚觀肅宗之論班崔蓋不但言語文字之間而其終身之得失利害已較然判矣駟前奏記數十指切長短至憲不能容一旦潔身遠引所謂卽鹿無虞幾不如舍者其能免禍宜矣固不教諸子多不遵法至吏人厭苦畏不敢發所謂婦子嘻嘻失家節者其終安得而不亡哉

陳重雷義少同郡相友善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及義舉茂才亦讓於重太守不聽義遂陽狂後同舉孝廉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因遂見黜重見義去亦以病免故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錄曰陳雷之事本末未詳史特其大較耳設使人人讓德比屋相推濟濟之俗不興於其時乎若乃王吉貢禹彈冠相慶庶幾近之至於朱博蕭育弗及遠矣

任延年十二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號聖童更始元年爲會稽都尉時年十九到任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

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願得先備採錄遂署議曹祭酒萇卒延自臨殯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

錄曰史稱子陵披羊裘變姓名而逃觀諸任延所禮則固未嘗遁也易大蹇朋來延方以弱冠之年而能傾心下賢可謂不失中正之節者也卒使龍丘感動願得備錄及至身死歸於我殯延與萇殆相得而益彰乎

北海管寧少與華歆邴原相友游學異國時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避地遼東度虛館以候既往與語唯於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避難者多就之旬月成邑相與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所居屯落會井汲者男女雜爭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相待來者怪之問知寧所爲乃不復爭擾鄰有牛暴田爲牽著涼處自爲飲食牛主大慙禮讓移於海表黃初四年詔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詔爲大中大夫不受明帝卽位歆爲太尉遜位讓寧亦辭疾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行年八十志無衰倦偃息窮巷販鬻糊口吟咏詩書不改其樂

引道錄 卷之十一 六
錄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寧澡身浴德
遭亂弗迷臨治弗屈殆所稱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
久而彌彰者也其與華歆始焉不肯同席而坐終焉豈能同
日而語哉

三國志劉備見徐庶于新野因謂備曰此間有諸葛孔明其人
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始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
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備曰諾由是親往詣亮于隆中凡
三顧乃得見

錄曰蹇之上六曰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時權御已移漢祚
將傾險難之極也昭烈冒險而起厄塞窮蹇又無倚賴苟非
剛明之才碩大之輔佐之以濟險資之以紓難豈能出於蹇
乎故其象爲大善之吉其占爲利見大人三顧之禮有由然
哉然其所以勸備者雖由於徐庶而所以扶劉者先定於隆
中矣夫豈偶然之故哉

按襄陽與南陽接壤秦漢時本同一郡至曹魏并吳始分
置襄陽以漢水界故孔明隱地在襄之隆中而又自言躬
耕南陽也世不深考因有臥龍之號遂指南陽郡臥龍岡
實之謂地以人顯不知光武發祥之所王氣攸鍾地靈特
異山自太行來脉委迤起伏至臥龍岡結穴勢特寬平故
以形名之其水盤紆清瀏如雪故曰白水則臥龍之名由

弘道錄 卷之十五
來已久豈因孔明在南陽而得名邪乃傳會者猶且首鼠其詞謂孔明隱南陽而往來隆中其飾非尤甚矣

文中子王通父隆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嘗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通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朗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慨然有弘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遵王道推霸畧上不能用遂歸教授河汾間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六經贊易道九年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泰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

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焉從父王珪曰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振斯文者非子誰與及卒門人議曰吾師其至人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錄曰按東臯子王績與尚書陳叔達書曰貞觀初王凝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凝直言非辜於是無忌與淹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不得用及叔達修隋史淹時所撰文中子世家達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後魏徵適奏事見太尉曰君集之事果虛邪御史當反其坐果實邪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

其後君集果誅然則通之不幸非有大故也而史實遺之無足怪矣逮鄭樵作通志顧亦因循其舊不爲立傳果何爲哉然則何貴於君子述作之功而爲千古斯文之幸乎

按王通西遊長安上隋文帝太平十二策論者以爲昧時干進自取絀辱非儒者席珍待聘之義不知行道濟時聖賢汲皇之本心若齊若梁孟子猶且庭說焉况隋文時天下亦旣混一主又節儉治國富強基業大有可因抱所學以冀一售亦有所不得已迨身履輦下目擊時事終知不能用則當愛其身以有待於是退而修正六經教授弟子房魏陳李之徒果能傳其遺緒乘時奮業措唐室於太平

是通雖不獲躬抒弘濟蒼生之素志而開有唐三百年之盛者皆通一人爲之先其蘊蓄閎遠流澤久長自漢以下豈非所稱大儒哉夫明良遇合自古爲難非本質清明銳精求治則便可苟安而止以聖王之道說之必且謙讓未遑若漢文之於賈生亦僅前席宣室而已何況隋文以胥吏治國素不喜儒術者邪

唐書貞觀六年詔定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爲學官數臨幸親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粟帛生能通一經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四方秀又挾策負素笥集京師文治蝟焉勃興紆侈袂曳方履閭

閭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

錄曰自古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太宗可謂無負君師之責矣然豈知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也外而高昌百濟新羅吐蕃遣子入學內而閨門之內蕭牆之間不能無慚德焉此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者而挾策負素固不若鳶飛魚躍自然之妙矣此唐之所以不如三代也

十七年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各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三師書札皆前後稱名惶恐

錄曰太宗之尊三師可謂至矣以王珪爲魏王師則先拜以立齡爲太子師則又先拜至是著爲定式俾子孫世守之奈

何不旋踵而忽亡其故與彼三師之設肇自周公內有元聖之德外抗伯禽之法則師道立矣彼李勣者帝以朝四暮三畜之彼亦以朝三暮四應之則凡拜揖進退之間坐立疾徐之際祇如登場之戲術耳何足貴哉蓋不但旋踵間可以廷辱師傅而五王之禍亦且不遠矣

高士廉都督益州爲文會命儒生講論經史學校粲然復興有朱桃椎者隱居不仕沉浮人間先是竇軌鎮益州聞其名召見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爲芒履置路側見之者曰居士履也爲鬻米置其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與見議者

引道金
卷之二十五
三
以爲焦光之流及士廉下車以禮致之比至降階與語每令官
僚存問獨加褒禮蜀中相傳爲美談

錄曰蜀有蠻渠之風不但文翁一人君平一事可以相厲而
欲廉頑立懦苟非加意於至賤不能揚其波非挹損於至貴
不能顯其化此褒禮下士不得不爲益州美談也

自唐會昌中白樂天居洛與胡吉劉鄭盧張等六人皆多年壽
于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又有二老李元爽及僧如滿與焉
並寫其形貌爲勝事至宋杜祁公衍與太原王渙河東畢世長
沛國朱貫始平馮平咸以耆年掛冠爲睢陽五老會賦詩酬和
形於繪事元豐中潞公文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

如恐不及與邵雍程顥程頤賓接之如布衣交時富韓公以司
徒致仕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尚齒不尚官
就資聖院建耆英堂繪像其中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
潞公願預會獨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請入會凡十三
人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復爲同
甲會司馬郎中且程大中珣席司徒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
資聖院溫公又爲真率會皆洛陽太平盛事

錄曰洛陽天下之中鳧鷖旣醉之風不知幾及見矣數老者
國家之元氣太平之楷範也伯夷太公何得專美於前乎當
時世道全盛士大夫優游暇日之氣象可想見矣

按溫公真率會相約殺核不得過五器因作詩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箸每逢佳景便娛賓及東坡在黃州友朋往還者多貧不能時具且減而爲三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後葉石林則兼取二者參行之嘗戲語客曰古者待賓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儉者也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三簋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五簋以當燕前哲清風真可爲法邇來習尚侈靡競講口腹非先代古磁不足以陳設非山海珍錯不足以充庖至有一宴而可當貧士一歲之糧一席而可破中人數家之產者此種暴殄誠取

諸宮中而裕如尚爲有識者所不取一遇好勝不自量之徒勢將竭蹶經營勉強羅列皇皇於鼎俎之間孳孳於燔炙之下器必務雅觀物必期精腆是終歲不能舉一會徒使友朋之誼日漸疎濶何如仿此真率之風得以常相談讌增盛時之輝光令後人傳爲佳話也哉

陳師道年十六以文謁曾南豐一見奇之願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性高介初游京師未嘗及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公卿之門者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子能爲我紹介乎又深知其貧懷金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

出章惇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然以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俾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章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又何取焉雖然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侯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終不往

錄曰孟子曰庶人不傳贄爲臣不敢見於諸侯此禮不明久矣以曾南豐而史稱其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况其他乎此所以一見許以文著未敢以節稱也而師道乃

能深致禮焉賦詩如一瓣香之敬不盡年之悲篤信守義罕見其儔嗚呼若人者可謂青出於藍矣

按士重潛修修之於家先孝弟忠信而後及於文章實至而名乃歸家庭樂之然後州里稱之朝宁舉之上無虛名之收下無干進之弊三代州舉里選漢唐猶然因之名臣輩出皆造士之效也後代以文取士畧素行而不問惟視一時文辭之工便得膺選舉迨至晚近專以名進則僥倖之途開而文之工不工益非所計於是浮僞之徒互相標榜奔走公卿之門伺候權倖之第多方干謁以獵科第躋華要者夥矣是則公卿雖不下士士猶趨之若鶩烏有殷

勤託致而能守禮却之如陳公者哉夫名士非不足貴但惡夫實與名違而唯望門投刺以博聲譽致篤行勤修之士反因自愛而畢生屈抑耳古之頌得人者曰進幽獨抑浮華舉闇修拔寒畯未聞崇虛名以長奔競者也設取士者能循名以更考其實因文而進察其行則名乃實之賓又何必惡夫徇名者哉

弘道錄卷之十五終

卷之五
五

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十曰...

